

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錄曰夫所謂忠養者盡己之心為忠則與能竭其力異矣孟子曰曾子養曾嘗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然豈

特此哉曾嘗嘗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何莫而非盡吾之心哉此事親若曾子者庶幾盡仁矣

子路曰傷我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錄曰所謂盡其歡者責人以三牲五鼎則儒者無善養勉人以齋醢楹楹則貧者無善葬啜菽非旨也靡靡者為之砥也飲水非甘也皆醉者為之醒也孰謂一言之間而非至教哉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遊繁爾多膳繁爾晨食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聲爾夕膳潔爾晨羞有懶有懶在河之涘凌波赴汨

筮舫捕鯉噉噉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敦薄惟禽之似最增爾慶以介丕祉

錄曰以補詩終焉者周道衰仁孝薄於是

有不父其父者矣有誣父攘羊者矣甚者母喪而歌以薄為道曾不知報本之義友

哺之恩馬哀我乎夫物之不若歟此詩雖無詞而著于鄉飲酒合樂之用君子因聲以遙義得義以綴恩庶幾仁孝之不廢也

私道錄

經五

仁

父子之仁 漢書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

天下馬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子餘咸用此道也立嗣心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議不

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

錄曰自秦廢扶蘇立胡亥天下紛紛大亂兵革不息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分不可

預定乎漢高皇目睹其弊乃亦有營營之惑雖以期期之言未能遽止以是後呂氏之亂卒致庶孽亂真漢之不秦無幾我迎代之謀一大幾也元年之詔又一幾也西漢二百年之垂統人心天命於是乎在

亦以見父子之分既絕而復續其道既墜而復振嗚呼可謂仁哉

文帝居代邸薄后嘗病三年帝自不交馳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故爰益謂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以王者脩之過曾參

遠矣

錄曰人之脩行於親果殊貴賤乎分難易乎孝弟之道天性也自天子至於布衣其分雖有異其性無以異也率其性則難者易耳背其性則易者難耳參乎帝乎其誰

以是為輕重乎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改過自新其道無錄也

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愍其意詔除肉刑

錄曰漢文帝不猶愈於齊宣王乎以天地之貴重於角者之牛而大賢之論多於少女之說帝之屈法伸恩又非以小易大之

可比也而紛紛以為病何哉蓋不曰是心足以王乎既非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不免過於愛過於厚矣

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

曾孫在亦坐收繫獄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釋厚女徒令乳

養曾孫置間燥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而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

孫名病已者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與丞相敬上奏曰武帝曾孫

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

迎曾孫即皇帝位錄曰傳有云人眾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信哉史稱戾太子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有類已又曰上用法嚴多任深刻更

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太子誠無負於漢也及上春秋既老后寵益衰於是巫蠱之禍紛然而起擾亂之害卒然而動蓋人眾勝

天是以若彼岌岌也至於帝心既悟天下益悲於是太山之石不扶而立上林之樹不召而起蓋天定勝人是以若合符節也戾之身雖不有天下而其後亦必為之於此可見父祖子孫終無泯滅之絕特人與

天時時與事違以致病已無親而弗陵無後也宜不哀哉

東漢書世祖光武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也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

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馬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

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康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顯

中秀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秀姨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

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後即位是為世祖光武皇帝

三國志蜀先主玄德亦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真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私世仕州郡雄

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取履織蒔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後累

官至益州牧及曹丕篡即位于蜀曰昭烈皇帝

錄曰愚觀世祖昭烈之際未嘗不喟然而嘆也夫秦廢封建漢興德其孤立大封同姓德藹然至矣不旋踵間誅夷殆盡非惟

不足以為藩屏之衛且并其血肉之軀而亡之此其故何耶上古開國以來惟漢起於匹夫一時父兄子姪乘奮起之運無有毫髮功德於民帝亦不過泗上一亭長耳其斷蛇之劍尚腥飛揚之勢猶在烏在其

能澤而長乎逮至文景五六十載之間海內殷富興於禮義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漢之元氣已固命脉已全然後庶孽之萌頓然敲除忠厚之澤脩然遠引於是發封於長沙而後有世祖靖封於中山而

後有昭烈光啟於式微之際承運於既絕之餘而惠武昭宣之裔皆所不逮向使無文景之澤漢之天下未可必然故知父子之間與夫傳世之際仁暴頓殊而綿斬亦異君子其可忽哉其可忽哉

東漢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之女幼時相者見之曰法當大貴然而少子君養他子者

得方當踰於所生及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明帝以后無子命撫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

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心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輒增隆遇

錄曰漢成帝時史曹官嘗生子矣上與昭儀天怒以藥飲官棄其兒許美人亦生子矣昭儀涕泣不肯食竟死兒篋中埋屏處及其他飲藥自傷墮者不可勝數史悉書之以貽千萬古之恨愚嘗反覆嘆曰是誠

何心哉夫親生愛愛生恩帝雖至暗極愚獨不念恩自己流愛自己生安忍若是其悖戾耶意者天厭淫德至后與昭儀已極不如是則其嗣不絕他日必無以子殺父之理而福善禍淫之道竟不著矣故感焉

后之事追論之以戒萬世

肅宗孝董皇帝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惜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繁蕪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寵嘗相成哀間以律令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成心非之成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慎無與人重比祖欽皆在位父躬建武初為廷尉左監家世法律寵明習家業性復周密常

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寵子忠能承父風益務寬詳損益有程為決事比以省請獻之敵焉

錄曰寵之言固有所受之也夫漢之元氣

至此將殊矣苟非上有章順之君下

慎之臣承之以寬大濟之以慈仁天地生

生之德子孫繩繩之美不其息乎厥後和

帝孫嗣孫祐繼立孝冲天亡玄曾豐運皆

出章帝之裔寵亦致世相承不絕豈非長

道

智

昆弟之智

晉書謝玄者安弟子也安乃心王室戒約諸

子嘗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

莫有言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

庭階耳安悅之時符聖強盛邊境數侵朝廷

震動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

玄應舉如超聞而嘆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

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

北諸軍事玄自廣陵西討進據白馬與戰大破之堅自率兵次于項城眾號百萬先遣符融慕容暉等至穎口詔以玄為前鋒都督率眾八萬距之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何不稍却令將士得

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眾皆曰宜阻肥水今莫得上堅曰但却軍令得

過而我以鐵騎逼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

為然遂麾使却陣眾因亂不能止於是玄等

以精銳八千疲肥水決戰堅眾奔潰自相蹈

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風聲鶴唳皆為王師

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既而安奏

宜乘其釁略定舊都玄復率眾次于彭城三

魏皆降以充青豫徐冀幽并都督十州軍事

封康樂縣公

錄曰或問曰謝安肥水之戰與周瑜赤壁

之師何以能必勝耶先儒有言曰巧於取

齊拙於取楚然則遲早工拙之間進退疾

徐之際正君子好謀而成之時也夫以吳

魏之不敵猶秦晉之相懸又矣故在當時

一則以迎敵為言一則以根本為憂苟非計定於中能保其必勝乎是故曹操百萬之師符堅斷河之舉秦計之拙也周即一葦之便謝公半渡之情齊計之巧也善乎為政謀者以為史出迭入誰能當之乎雖

然六朝之不能混一者天也惟天故多效

順而天風鳥聲山雲草木皆所不期然而

然者是雖謝昆之智而識者之鑒亦莫能

逃矣

南史謝瞻者晦之兄晦為宋臺右衛權遇已

重於彭城還都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瞻

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

家素以靖退不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

汝勢傾朝野豈門戶之福耶乃離隔門庭曰

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

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

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

時乞降默以俟衰門及晦建佐命之功任寄

隆重瞻愈憂懼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

永及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

錄曰愚觀伯起前後之言足以破後世貪得之惑震可謂無負關西夫子之稱者矣夫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與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皆孔門之要旨也其所謂清白吏亦宜尋常好名者比乎信乎清德相踵慶

善遠流比之素世尤為過之後世鮮能及也史稱中常侍素傲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相家推崇以之外援故素氏貴寵數世富奢甚於他公族亦不同當塗長荀淑有子八人儉緹靖肅汪與肅專

竝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激海死康改其里曰高陽里以比上古爽字慈明幼好學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可為人師耽思經書微命不應顧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或問汝南許章與靖孰賢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又太丘長陳寔有子六人紀字元方以至德稱謀字季方齊德同行故時稱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兄弟孝養閭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父子並著高

名時號三君或時請荀淑雅無僕後乃陳紀御車陳謀從後陳群尚少載車中既至荀乃淑應門慈明行酒文若年幼坐著膝前諸子相與討論于時德星聚現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相聚會也

錄曰愚觀東漢一代始也客星現而興終也德星現而衰然則懸象果不可信乎君者一時之表賢者衆人之心也天不以霧霧混茫而滅德星之曜猶時不以慧李往亡而絕賢聖之生故誦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之詩則知姬德之所由昌觀掩涕友袂吾已矣夫之言則知周道之所以亡不獨漢之末世而已然也晉書嵇紹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啓武帝以紹賢倅卻缺宜加旌命乃徵之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紹昂然如野鶴之在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僕射裴頡亦器之時侍中賈謐以外戚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焉謐求友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詔以不

阿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初反正上疏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賴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兆矣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又大駕次於城東又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誰為都督

六軍皆曰願稔侍中紹以天子蒙塵承詔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滂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兩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稔侍

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華謂曰今日向難有佳馬否紹正色曰若使王與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嘆息錄曰按晉史侍中忠貞之首而錄於父子之仁何也易曰幹父之蠱屬終吉中散者萬世名教之罪人也侍中者一代忠貞之巨擘也昔之死不惟輕於鴻毛而且穢於青史今之死不惟重於泰山而且光於日月昔之稱揚不過曰賢倅卻缺今之褒顯將必曰世篤忠貞翔乃十歲而孤事母孝

94 A B 2-5

謹出於天性乎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君臣父子同一道也

下壺動於史事幹實官欲執正督世不肯
苟同明帝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
謂其恒無閑泰壺曰諸君以道德恢私風流
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
王澄謝鯤為連壺厲色曰博禮傷教罪莫斯
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時庶亮將徵蘇峻壺
固爭謂亮曰峻擁彗其多賊無賴且逼京邑
一旦有變易而踉蹌宜深思遠慮本可倉卒
亮不納峻果稱兵紹壺都督軍事與峻戰於
陵西力疾厲眾苦戰遂死二子矜矜相隨赴
賊同時見害峻平尚書私納議曰夫事親莫
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
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
子之極行也壺委質三朝畫規翼亮遭世俗
難存仁以之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鏖
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宋為國守死勤
事上準許穆下同紹紹於是改贈侍中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

朕散騎侍郎時奉東都尉妻裴氏撫尸哭曰
父而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程湯亦
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
錄曰愚觀兩晉之間而有下壺之父子可
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夫峻之亂亮

結五

上

百之亮死之可也壺的然知其不可而猶
死之何耶蓋務名之與任真二者去相懸
絕王謝之踵尚名也望之之自負真也務
名者矜其威儀脩其談論言合則哢哢馬
事至則莫須焉以清虛為高致人亦不異
其常而已安於其可也務實者執性堅剛
持論篤實遇事而坐視有如仇讎焉難而
苟免若將况已必蹈為素志人以此是推
之而被莫知其不可以故不至於死亡不
已也然祇殺身成仁益彰完節子復求仁
得仁忠孝全名將與天地同其久日月並
其明其視風流人物何啻千百嗚呼可謂
仁矣
陶潛與儼等疏曰告儼俟俟俟俟天地賦命
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

結五

上

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
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
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將
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
懼俸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
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
恨憐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
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暨至自謂是歲
皇上人意淡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暫往機
巧好踈網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
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
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
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
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
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
功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潁州韓元長漢
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
沒齒濟北祀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

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錄曰夫人之道三綱為首靖節一身舉無媿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幾於同道者矣或疑此老規規遺訓似過為身後慮

者是大不然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斯一自書契以來性秉真切千古之下可以想見其慈愛周密仁道篤厚非但榮辱之遠苦樂之甘而已視彼素隱行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可同日語哉

哭隱之弱冠介立有清操年十餘父喪每號泣涕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嘗之誠直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苦居康伯母殷浩之妹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輒殮投筋為之悲泣既而謂康

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錄曰夫所以酌貪泉而不易其心者固將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非謂一己之身也苟非自介立哀慕其親安

能卓然不變乎其毀傷過禮有由然也而康伯之秉鑑韓母之知人不寧同心且同里閉古人卜隣之美有如是哉錄之以貽後世之尚德也

魏書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

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仁恕簡靜處雖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乎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任鎮東將軍懷州刺史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召縣見召公廟廢毀不立曰召公之德闕而不禮

為善者何望乃表闡脩葺之於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後正光中中書舍人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為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記德焉顯祖平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中多姻媾允散

財竭產以相贖賑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允母高年謂人曰吾兒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饗百年矣卒時

果年九十八錄曰死生亦大矣高伯恭以無惑無感而

母子卒獲壽考知命者美必營營然我雖然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矧中書之地乎其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又非長樂老之比君子所以不之拒也

唐書貞觀二十年十二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教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求歡膝下未不可得此乎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錄曰太宗斯言達者之見也夫萬壽無疆雖古今頌禱之詞然行之臣子自盡之情可也若以已處之豈以虛文之樂而且之情之悲乎此可見太宗天資之美苟充之

以聖賢之學何克舜之不可及哉

狄仁傑從容言于天后曰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太后意稍寤召還廬陵王詣行在九月立

廬陵王為皇太子

錄曰梁公之倫脫脫乎天理人倫之極至又非但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而已夫予之於父天性之一本也姑之與姪異姓之懸絕也虎狼獰笑猶能知父子之親者淫木

經五

六

極也人惟縱慾之性而後本心閉塞本心閉塞而後異姓乘之雖然亦若人爾敦無利害之心執此附姑于廟之說真以感動其未厭之仁心而論事有回天之力其斯公之謂乎

○ 初梁公為并州法曹參軍時親在河陽梁公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左右為之感

錄曰公之賢範人知之也而其賢孝人不

知之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以是知人臣不忠諫之不行惟患行之不立惠事之難成惟患誠之未至李敬業乃以厥父揭殺之軀徒以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爭之幾何其不遇亡已乎

李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雄烈有才每戰必水錦裘繡帽前行指導以示異朱泚據京師李懷光圖為反噬晟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車駕西幸關中無主子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况當此時不能

經五

七

誅滅兇渠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戮力擇利而進與復大業建不世之功何如三軍泣曰唯公所使及引軍抵通化門圖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間以居人賊設伏格鬪百姓驚潰非計也且賊重兵

○ 皆在苑中若自苑繫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率騎步夜使人開苑墻二百餘步分直並入鼓譟雷動乘勝驅感至于白華朱泚姚令言相率遁走晟軍入京城屯於含元殿

前號令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蕩則非伐罪弔民之義告喻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士庶無不感悅遠方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露布至上曰古之樹勳力復都邑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

不識旗鼓三代以來未有也天生李晟為社稷兆人不為朕也及子愬復為帥嘗乘雷夜破吳元濟止其外宅蔡吏告城陷吳元濟不信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乃曰何常侍得至此遂驅率左右承子城拒得元濟城上請罪

梯而下之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不戮一人其執事帳下厨廐之間者皆復其職屯兵鞠場以待裴度與晟曩日同聲並美父子大勲無以比論

○ 錄曰成湯之征葛以無敵之師行王者之政其民不知兵者順而易也晟父子之於唐以鏘鏘之功遏滔天之陷其市不易肆者逆而難也使晟而聽諸將之議徒擾市里未必能成廓清之功愬復信軍吏之言

經五

六

徒殺李祐必無以效坎墉之績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父子之間其利溥哉史臣贊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鸞有守遭世變拔任兵柄策敵制勝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事

繼母至孝異夫庸人武夫者又世稱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秀實為人姁姁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又李

遜弟建與兄俱客荊州母憐其孝每曰建子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鄉人化之有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德宗擢右拾遺翰林學士至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贈工部尚書錄曰薛放有言人能孝慈則氣感和樂故

以外則戎虜之緒以末則武夫之品以賤則羈旅之裔而立功立節立名莫不根抵於此何況貴如王公尊如中國賢如士大夫豈待論說而後知哉此作史有功世教不可以無錄也

錄五 九

弘道錄終



弘道錄

經六

仁

父子之仁

宋史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一日太子生後官李氏所出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

曰知朕有喜乎起曰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脩儀莊重寡言帝合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子是為仁宗

錄曰有宋一代其再統立命實係於此夫取天下於倉卒之際當時雖無異詞後世未必與也三業而有仁宗傳之四十二年之久深仁厚德濟肌淪骨祖宗之大業愈

光帝王之正統斯定君子於仁人之生雖隔百世而其慶幸喜樂之私已溢然矣又曰宸妃杭州人實生仁宗今我

壽安皇太后亦杭州人實生興獻皇帝其龍飛鳳舞山川効靈誠非無證

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益可驗矣仁宗景祐二年二月育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于宮中允讓太宗之孫父商王元份也帝未有嗣取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錄曰時帝即位十三年壽考二十六也而

皇后曹氏之立亦僅逾年耳遽取他人之子育於宮中何也曰此百代之下帝所以稱仁而右所以稱賢也夫古人至正大公之舉莫過於繼嗣今人苟有千金之產尚勉強覬覦必不得已猶不肯顯育同胞之

子况乎天下之大祖宗之重神器之托膺數之歸苟非帝之胸中純然有見於大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孰能無所繫累耶後之人君能以仁宗曹后為法則雖不出於已嗣而萬世稱聖百代稱宗祚胤永

綿而不絕苟有一毫私意雜於其間不以祖宗天下為公而以繼嗣統緒為諱萬一倉卒之際必不能光明正大如宋之仁宗者或又曰以帝之仁而不能有其後何也曰易盛而不薦有孚顛若夫能齋心滌慮